

卷九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宋 孫奭 疏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
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爲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
章爲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
分爲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爲
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
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
不告而要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
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
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
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
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萬章至篇也正
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
者蓋論語第十ニ篇首顏淵問爲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然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間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恕

恕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間難自距之故爲

言高息之間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恕恕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莫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我若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註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註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註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註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熟中註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熟中心熟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註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註

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

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爲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恩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
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
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
爲不若此恝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至於我何哉者孟
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
爲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
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
言而答萬章言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
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
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
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
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
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
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
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
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爲天子尚
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
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
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
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爲仕則思慕
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
之常情如此如爲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
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
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間

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堯典至
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
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
見二女卽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
朱胤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
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註云丹朱堯之
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

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三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卽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

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艾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也按說文六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爲之誤也殆亦未可知

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僵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慕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爛之

衣出列女傳

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懃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

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要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懃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弔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弔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

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子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

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患君故

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萬章言

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豈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投人畜之池投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

也拔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弱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

哉重言之者喜得魚之志也投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固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挾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萬章問曰至奚僞焉正義曰此

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至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爲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旣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

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僞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僞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拔人者畜養於池拔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圉圉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爲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拔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智者有知於人予旣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彼象謂以鬱陶息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爲以舜爲僞喜者焉言舜不僞也亦若拔人歎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

完治至爲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爲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徃見之象愕不擇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挿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別矣云

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彫弓一彫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形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弦琴者史記云舜彈五弦之琴是矣云樓牀者蓋取類於禽樓故也以其牀則主木而言樓則主取而言二女卽娥皇女英是也。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爲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稱爲國僑。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

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

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

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旣已爲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爲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象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虧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子有虧象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虧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象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象

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

立爲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虧之國則有虧之國中人何罪也仁入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其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

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饗餐三危西裔鯀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庳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爲天子而使弟只爲之匹夫可謂爲親愛其弟者乎有庳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庳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爲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庳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

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
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註焉蓋

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

孟子弟子

語者謗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蹠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

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孟子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勋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放助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三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

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

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祇

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

也。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

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

疑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莫

大

者

也

咸

丘

蒙

至

不

得

而

子

也

正

義

曰

此

章

言

孝</

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爲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灾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爲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爲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爲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咸丘蒙正義曰云爲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漢趙氏註

萬章章句上

宋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註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註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註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註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註孟子言天與

之天與之者諱諱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

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尚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

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微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爲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爲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卽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爲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旣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喪旣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爲篡奪者也非謂爲天與之也泰誓

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爾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爾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駟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爲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爾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爾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註言隨天也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王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王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王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王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毫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然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毫反天子位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

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卽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

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况啟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謹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

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大丁弟外丙立外丙卽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卽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卽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毫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駟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

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卽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歐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註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註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註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

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藩反也三聘既至

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

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

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

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

正天下者乎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已之

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

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

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

歸潔於身不汚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

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桀載

自毫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毫遂順天而誅之也

萬章問曰至自毫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

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毫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駟之多亦

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之物徃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况伊尹肯辱已負鼎俎割烹

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爲爾焉能浼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汚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官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毫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毫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毫所謂或不去是也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毫裴駟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有莘國名至人也

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滎陽縣是也云千駒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駒孔安國註六千駒四千匹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孔安國傳云造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毫孔安國云帝嚳都毫湯自商丘遷焉是則毫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卽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孟子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人德行者爲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癱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

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

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

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厄難何爲主癱疽瘻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癱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乎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

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爲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爲上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

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阨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阨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孝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也彌子瑕之醫瘠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彌子瑕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

讎內卽濁鄒也爲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十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爲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湣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註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

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註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設此

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註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會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

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曰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于秦爲不然也卒相秦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曰人自鬻

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

尚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曰

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爲人養牛以此而于秦繆公爲之相信乃爲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爲之乎孟子答之以爲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塗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于秦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

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爲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爲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爲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爲眞賢者而肯爲乎言百里奚不肯爲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杜曰羖羊也坐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坐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淑也屈產生良馬坐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旣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擇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陳曰號虞

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大弁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正義曰

此卷卽趙註分上卷爲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
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
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
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
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
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
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
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